

丙七

幻異志
靈應傳
才鬼記

丙
七

才靈幻
鬼應興
記傳志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七冊

幻異志

孫頤

靈應傳

孫頤

才鬼記

鄭蕢



幻異志

唐孫頤撰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姓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

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
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
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
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窳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
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
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
水嚙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
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裏蕎麥子受於木人
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

又安置小磨子礮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旣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

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
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李
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
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
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
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
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勲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

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齎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

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
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
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齧殺鸚鵡以餐之
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繒絮布絁之類常衣紙
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

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麴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歷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僮子具云：僧輩以

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垂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閭閻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

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剪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
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
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
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擦於銚中剪之逡巡
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
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

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
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
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馱役鬼神之術
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
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
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
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

塵云是魑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